

永乐风云传之

卢冠华◎著

金陵变

中央寒踏貫南川

鬼膽見驚驚三分

焚風吹雨青木幽

不食新夕譚食壘

金雞如意趙公卿

義結威顯魏關公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永采风云传之

卢冠华◎著

金陵变

中民裏踏貫南爪

鬼傳見著第三分

頻風吹雨青木陽

不為新夕護京壘

金雞如夢趙公卿

義絕威顯魏關公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乐风云传之金陵变 / 卢冠华著. --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145-1140-6

I. ①永… II. ①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0702 号

永乐风云传之金陵变

卢冠华 著

责任编辑: 尤 敏 梁玉刚

责任印制: 岳 珍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院科贸楼

邮 编: 100036

电 话: 010-8586987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谨以此书
献给伯父卢金增

六千里路贯南北，鬼使见着敬三分。
烈风吹雨青木倒，天高新月护亮星。
金龙如意赵公明，义绝威显类关公。
大将风光无歇时，秋水长刀入轮回。

序 言

起初我想将此书命名为《金陵变之群侠传》，但仔细想来，此书又非单写群侠之事，便定名为《永乐风云传之金陵变》，因故事发生在六百多年前的明朝永乐年间，又有历史演义小说的性质，故为“风云传”。

书的前十回未特别命名，题目自第十一回起，以三首词为题目。分别为：

望江南·悬单剑

悬单剑，迈步上城楼。江湖儿女皆是客，望尽天涯相思人。名落闲谈中。

满江红·壮志未灭

壮志未灭，但心上、故人渐少。叹尘世，前缘定数，谁道能料。花间负了佳人情，青锋有刃侠子意。杀气腾，刀上听阴雨，命难却！

相见晚，莫心与；留无术，空余恨！遇金兰，共讨英雄戎功。忠魂老臣舍命去，英豪长驱尽是胆。纵归来、问君可奈何，乱千篇。

望江南·佩弯刀

佩弯刀，直至皇城下。手足兄弟泪落尽，遥见漫天星陨空。人道金陵变。

本书的中间部分与前后两部分文笔有所差异，因为中间部分内容为去年所写，本欲重写，但左思右想，还是希望保留其之前的原汁原味，只是做了增补和少许删减，并重新整理。以至于本书人物与情节安排可能有些许不当之处，如读者察觉出，还望不吝指正。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学大多提倡“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尽管“道”的标准在不停地演变，但这样的作品，读者阅读起来，就会和作者产生一种“意识”的交流，而我真心希望本书能传达的主旨是：

个人利益要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争取，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人生价值的体现不仅仅在于个人或集体的成功与失败，更重要的是个人品德的修养和对正义作出的贡献。

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各民族团结友好，尊重别人的国家和民族，但当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受到外部势力威胁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地站在自己国家的一边，奋不顾身地维护自己国家。



对善恶因果的宿命论敬而远之，但歌颂和尊敬善行的人们，贬斥和鄙夷恶行的坏人。

提倡通过勤学苦练获得能力的方法，也赞扬因心地善良和善行而获得良好机会的人们，家境背景好的人，和普通人一样需要通过对才能的学习和品德的修养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歌颂勇气，但勇敢的行为并不等于鲁莽，若是自找麻烦或以卵击石的行为，抑或是因易怒或过分轻率作出的错误行为，均是不理智且愚蠢的。

歌颂纯真的爱情，物质不是爱情的先决条件，爱情应当起于两个人之间纯真的钦慕和欣赏，尤其是对于品行与为人的爱慕。

告诫人们要珍惜眼前的美好，即使在苦难之中。

梦想和理想是要有的，提倡为了未来而努力奋斗，提倡不断修炼自我，成为自己期望成为的人，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崇尚自由的前提是有强烈的责任感。

歌颂情义与忠义，尤其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信义。

2017年10月

卢冠华

目录

CONTENTS

- 第一回 一笑试鱼尾 | 001
- 第二回 双子剑弓合 | 007
- 第三回 风至扬州 | 012
- 第四回 游红半梦 | 017
- 第五回 辗转入佛门 | 023
- 第六回 醇香酒谁弃 | 027
- 第七回 危难现端倪 | 031
- 第八回 君到姑苏 | 036
- 第九回 事起微渺 | 041
- 第十回 无奈进红尘 | 046
- 第十一回 悬单剑，迈步上城楼 | 051
- 第十二回 江湖儿女皆是客 | 056
- 第十三回 望尽天涯相思人 | 061
- 第十四回 名落闲谈中(上) | 066
- 第十五回 名落闲谈中(下) | 072



- 第十六回 壮志未灭，但心上、故人渐少 | 082
- 第十七回 叹尘世，前缘定数，谁道能料 | 087
- 第十八回 花间负了佳人情，青锋有刃侠子意（上） | 095
- 第十九回 花间负了佳人情，青锋有刃侠子意（中） | 101
- 第二十回 花间负了佳人情，青锋有刃侠子意（下） | 112
- 第二十一回 杀气腾，刀上听阴雨，命难却（上） | 116
- 第二十二回 杀气腾，刀上听阴雨，命难却（中） | 123
- 第二十三回 杀气腾，刀上听阴雨，命难却（下） | 130
- 第二十四回 相见晚，莫心与；留无术，空余恨（上） | 139
- 第二十五回 相见晚，莫心与；留无术，空余恨（中） | 146
- 第二十六回 相见晚，莫心与；留无术，空余恨（下） | 150
- 第二十七回 遇金兰，共讨英雄戎功（上） | 159
- 第二十八回 遇金兰，共讨英雄戎功（中） | 168
- 第二十九回 遇金兰，共讨英雄戎功（下） | 178
- 第三十回 忠魂老臣舍命去，英豪长驱尽是胆 | 182
- 第三十一回 纵归来、问君可奈何，乱千篇（上） | 189
- 第三十二回 纵归来、问君可奈何，乱千篇（中） | 193
- 第三十三回 纵归来、问君可奈何，乱千篇（下） | 199
- 第三十四回 佩弯刀，直至皇城下 | 205
- 第三十五回 手足兄弟泪落尽 | 212
- 第三十六回 遥见漫天星陨空 | 218
- 第三十七回 人道金陵变 | 224

后 记 | 245

第一回 一笑试鱼尾

黑云卷墨，烈风吹雨。

“嗒嗒，嗒嗒……”马蹄声急，泥路水溅，一人身袭黑衫军衣，左手执令旗，右手勒马缰，一路疾奔，头上铁帽檐雨水激流而下。

这黑衫军人朝路头望去，只见一城门藏于暴雨之中，遂嘴角微扬，寻城门口奔去。

不一会儿，就到了城下，这黑衫军人勒住马头，那马一路奔来，一时间停下，难以适应，马腿来回踱步，马身左右摆转，黑衫军人按住马缰，抬头迎雨向那城门之上望去，只见城门牌匾上书两个大字“镇江”，于是微微皱眉，开口朝门楼上守卫大喊：“快开城门，吾乃燕王帐下亲卫千户，受命侦察敌情，现今返回。”

城门之上，一队士兵值卫，为首一领官早已远远望见那黑衫军人疾奔而来，又听他喊了这几句，当即喊叫回道：“我见你是燕王亲卫的打扮，但你也知道如今军情紧急，你若没什么凭证，我怎能私开城门？”

“我有燕王令旗在此，速开城门，若是延误了军机，小心你人头不保！”那黑衫军人厉声喊道，云雨之中狂风大作，雷电轰鸣。

那城门之上的领官听得这番言语，又加之雷声阵阵，心中害怕，虽然阴天暴雨之中看不清那令旗模样，可也不敢耽误，忙命手下去开城门。

黑衫军人见城门已开，急催马奔入城中。

镇江城中府衙，层层重兵守卫，府衙内正厅里，尽是戎装军甲打扮的人，其中一人平眉软须，眼光凌厉，衣甲精秀，正坐厅中，众人皆环站其前。

但见站立的一人上前说道：“父王，我军自瓜洲渡长江而来，镇江敌军望威而降，我军气势正旺，今日又遇暴雨，当一鼓作气奇袭金川门，直捣京城。”

但说这站立言语之人所喊父王是谁？正是燕王朱棣，这言语之人正是朱棣次子朱高煦。

燕王听了朱高煦的话，回道：“金川门守将乃是李景隆与我那兄弟朱穗，李景隆与我军多次交战，屡败屡战，估计早就怯战了，谷王朱穗也是个明事理之人，定知兵败如山倒的道理，依我看来，我军兵临城下，此二人必降，何必奇袭，流血作战？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

朱高煦听此，忙回道：“父王教训得是。”

正聊着时，厅外进来一个守卫，开口说道：“启禀燕王，衙外有一人，自称亲卫千户，说有要事禀告。”

燕王听此，凝眉说道：“前些日子，我听闻朝廷放逐了齐泰，左思右想，这放逐肯定是个幌子，掩人耳目，齐泰定是去募师调兵，我便命我帐下亲卫搜查缉拿，定是有了消息，速速让他进来。”

那守卫应了一声，出门而去。

片刻之后，只见从厅门走进一人，长靴带泥，浑身带雨，铁帽檐遮着眼睛，步上前来跪下。

这走进之人，正是那黑衫军人，燕王见此人跪在厅堂中间，略感诧异，但不知原因。

“你说有要事禀告，怎么进来跪下，却不说话。”燕王身旁，一侍卫朗声问道。

话音未落，只见那黑衫人抽出佩剑，直向燕王刺去，燕王顿时瞪开了眼，厅中众将惊愕，两旁守卫急忙上前，可这守卫动作再快，哪里有这已经出鞘的剑快，但看剑尖已近燕王胸膛，危急万分，燕王慌忙起身，想往两侧闪身躲避，却已经来不及了。

千钧一发之际，但见厅中一将闪身上去，他这动作比任何一个守卫都快，甚至比那剑还快，硬是用手抓住剑身，使力一拧，黑衫人没料到竟然有人能阻拦，没有防备，被这一拧乱了力道，剑身往边侧偏走，那闪上来的将领挡到燕王身前，不过手掌被剑划破，又是急步上来的，脚下不稳，黑衫人见状，偏转剑身，旋身又是一个直刺，直接贯穿那将领前胸，但这佩剑甚短，没能伤到后面的燕王，只是刺到了胸甲。

那将领被一剑穿胸，竟是面无痛色，伸双手紧握住剑身，怒目盯着那黑衫人。

燕王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面色苍白，忙扶住那将领，口中说道：“纪纲将军。”

那黑衫人见纪纲紧握剑身，难以抽出，当即松手，向左一个闪身，抄拿了一杆厅中摆放的廷杖子，此时众将都已拔剑拥上，燕王被身前一排单刀侍卫护住。

众剑相逼，那黑衫人仅凭手中一杆廷杖，哪里能敌，燕王适才受了大惊，这会儿看见众将围上了这刺客，方才知是虚惊一场，瞬间缓过神来。且说这燕王自起兵以来，虽尝过不少败仗，历过几回生死，但都是在沙场之上、逃亡之际，现今燕王军刚渡江而来，镇江府军望风而降，本来应是他大喜之时，正与众将商议破京城之计，哪料出此变故，险些大业未成、性命不保。

燕王扶着纪纲，怒喊道：“速速拿下此人！”

黑衫人半蹲着身子，左手执廷杖，见眼前众将甲冑未卸，一杆木廷杖，哪里能伤人，又瞥看左右，那门口已有两个军士拦住，只听“呼”声响起，那黑衫人旋起廷杖，朝门口砸去，那堵住门口的军士见此，不自觉向左右闪避，黑衫人见此，往前步起，足下用力，一个正翻身，双手空中抵住一将头顶，身子

空中弯弹，朝门口跳去，落地之时右手又拧了那慌忙军士的手腕，夺了一把腰刀，左手接住那廷杖，横着向门内众将推去，众将见此，一拥而上，但哪里想到这廷杖推来之力犹如千斤，为首的三个将领，被这一推，竟踉跄几步险些跌倒。黑衫人手持腰刀，冲出门去。

燕王见此，大怒道：“枉为我麾下将，速将此入拿住。”

且说这燕王麾下虎将，当真拿不住这区区一人，倒也不是，这镇江府衙本就不大，燕王会众将于此，商量破京之策，来者虽有几员大将，但多是参谋机要之人，破军陷阵之将，大多未至，而这府衙空间狭小，众将虽俱持剑，顾此顾彼，动作都受了限制。

但见此时，府衙中一将推开一路，夺门而出，只听身后燕王喊道：“沐昕，定要生擒此人！”

这黑衫人出门之后，用手扯下军服，箭步飞奔跃墙而出。

那沐昕夺门而出之后，也是两下卸下军甲，但见府衙外大雨滂沱，地面甚是湿滑，又见那刺客竟是直接跃墙而出，这府衙墙少说也有两人之高，沐昕心中甚是惊异，想道：“此人定然武功不凡，就凭这身法，就在我之上，但此刻已然追出，燕王又命我擒拿此人，如何是好？”沐昕缓了几步，思索一番，将手中之将官剑掷出墙外，跃身手扶墙顶翻出。

及至众将追出，见沐昕翻墙而出，又听得燕王喊道：“速传医师来救纪纲，传令马和，领所属侍卫搜城，缉拿此人。”

风雨交加，雷声大作，府衙之中，纪纲半躺于地上，手抚着插在胸前的剑身，面容紧皱，自是疼痛气虚，喃喃道：“此剑未及内脏，我有些功夫，性命无忧。”燕王道：“纪纲如此忠义，当为众将典范。”燕王此刻苍白的脸渐缓血色，虽然没怎么动身，却是惊得气喘吁吁。

燕王凝目看向门外大雨，待了一会儿，突然说道：“刘保何在？”

只见庭中一将应道：“末将在此。”

燕王道：“你领一千轻骑，速去京城外朝阳门，刺探城防军情。”刘保即刻领命而去。

燕王此刻思绪万千，他的父皇朱元璋驾崩后，皇位传到皇太孙朱允炆身上，朱允炆听信大臣齐泰等的建议，筹备削藩，燕王不甘，以“清君侧”为由，起兵挥师南下，至今已有四年。

这四年来，燕王有胜有败，但终归是打过了长江，兵临京城，本以为大业将成，哪里料到在自己军中、众将之间险些性命不保，心中不禁想到：“行百里者半九十，此刻虽然是稳操胜券，也不能掉以轻心，当一鼓作气，拿下京城。”

风雨城中，两个黑影相追，穿巷走街。

沐昕手提一把将官剑，紧追那刺客，步履虽急，心中谨慎万分，眼见那刺客又窜入一巷中，沐昕忙快步赶上。

说时迟那时快，沐昕刚赶到刺客窜入的巷口，余光便瞥见白光一闪，忙抬剑去挡，只见一刀尖带雨刺出，沐昕横剑上抬，剑击刀身“铛”的一声响，但见那刺客顺着这剑击之力持刀旋身又是一击，沐昕借这刺客旋身之际站稳步子，双手握剑格挡，只听得第一挡的震声未绝，这第二挡的震声又起。

沐昕见这刺客刀法极快，刺剑定然难中，便一手捏着剑诀，一手持剑正面斜劈，这刺客本欲出刀再击，见沐昕剑自上斜劈而下，来势凶猛，撤身一步闪过这一剑，又旋身上前，双手持刀直直正劈向沐昕。

沐昕见这一刀劈来，右手握剑柄翻转剑身，左手推剑身挡去，霎时间沐昕心中暗想道：“使刀之法，在于劈砍，这刺客拿着腰刀又刺又旋，莫非不会使刀？”

刺客一刀劈下，被沐昕举剑身挡住，当即朝沐昕下腹正蹬一脚，沐昕猝不及防，被蹬的退了几步。

沐昕晃了几步站稳，手扶下腹，皱眉怒视那刺客。

这刺客说道：“你非我敌手，莫要再追了。”说完这话，后退几步，转身急走。

沐昕道：“你可敢留下姓名？”那刺客没理会，沐昕站在原地，自知功夫不如人，没敢再追，但听身后街巷中似有脚步声自雨声风啸中传来，沐昕回头看去，但见一队人从巷中穿出，为首一人头顶黑色官帽，身袭白袍，领上系着黑布披风，提着一把单剑，身后人影晃动，少说有四五个人，沐昕在风雨黑夜之中，难辨面目，朗声问道：“来者何人？”

那为首一人道：“沐将军且回府衙，护卫燕王，这刺客交由我来擒拿。”

沐昕听见此话，便道：“马监军小心，这刺客招式诡异。”

这马监军急步追赶，从沐昕身边掠过，所带侍从也是个矫捷，此时雷鸣电闪，风雨加急。

沐昕见马监军追去，口中说道：“素闻马和神功盖世，纵这刺客再有本事，今日也是难逃。”沐昕说完这话，突感下腹阵痛，原是刚才受了一击，痛感这会儿方起，沐昕按住下腹，看向手中那把将官剑，才发觉自己右手握剑微颤，一时间恼怒，将剑摔在地上，望向马和追去的背影，独自立在暴雨巷口中。

且说雷雨虽暴，却是来得猛去得快，马和追那刺客之际，雨势渐缓，时值六月，此刻已近卯时，天色微亮，马和疾步追赶，已然出城。

马和虽然也是身法了得，不过循踪追人，自然转弯上下皆是被动，城外土地又是泥泞，不过也好，这泥泞的地面隐不去脚印，马和在城外循脚印追踪。

马和追至一林山边缘，料想那刺客必然已穿进山林，口中说道：“分头搜山，谁见得那刺客，大喊即可。”马和言毕，但感身后无人回应，回头看去，原来自己的几名侍从早被甩丢，马和便自己窜入林中，循脚印追去。

马和追踪之时，见那刺客脚印止于一树下，便突然足下生风一般蹿上，横剑砍向树干，只听树上枝叶沙沙，那刺客持刀刺下，直取马和头顶，千钧一发之际，但见马和调转剑锋，持剑上刺，原来刚才横砍树干，是一虚招。

刺客大惊，忙欲闪避，可哪里还来得及，但这马和之剑未向他刺去，而是

直指他手中腰刀刀身，此刻他刚从树上跃下，身悬半空无处借力，慌忙之中，一掌猛击树干，反向脱去，但觉持剑的手中一紧，又听得一声脆响。

这刺客翻到地上站起，退后几步，只见手中腰刀已然折断，向前望去，只见马和目光凌厉，黑披风已然湿透，粘于身上，挺剑立于树下，那剑尖不似寻常，而是顶端开叉，奇兵一般。

马和道：“燕王命我抓活的，方才一剑才留了你性命，还不束手就擒？”

话音未落，这刺客将半截腰刀掷出，砸向马和，马和边侧一闪，这刺客又翻身欲往林中窜去。

马和与刺客距离不过几步，挺剑直刺，刺客转身之际，手臂中剑，马和飞身追上，拿住刺客肩膀，刺客也是使尽力气挣脱，肩膀上衣布被带血扯下。

这刺客逃过几层林木，忽见已至一小山崖边，崖下水流不急，似是湖泊，便纵身跃下。

马和追至崖边，见刺客跃下，便扯下披风，欲下水追捕。忽听得身后有人言语：

“何必赶尽杀绝。”

马和大惊，忙回头，但见一人立在身后，穿着锦绣青衣，不像行伍之人，手里也是提着一把单剑。

马和心中暗想：“我一路追这刺客，竟不觉身后有人，倘若与我为敌，适才从我身后一剑刺我，我如何能避？”不觉心中一阵寒凉。

马和道：“我乃燕王亲卫，你何人？”

那青衣人道：“阁下侍奉燕王，如今燕王大军压京城，应天府不假时日便是燕王的了。”

马和道：“你既知如此，岂敢阻拦我追捕这亡命刺客。你到底是谁？”

青衣人道：“今日我拦你，告诉你真名，日后燕王必命人搜我，随便编个名字，那说与不说，又有什么区别。”

马和听这人言语轻薄，定是自恃武功，心想若是不先了结了这人，也难追捕那刺客，当下不由分说，挺剑直刺。青衣人不敢怠慢，持剑直指。

两剑对刺，若是谁也不躲，必然双双中剑，但这两人对冲，丝毫未有闪避之意。

马和挺剑直刺青衣人脸颊，青衣人直指马和胸前心位，剑尖将抵之际，二人均向右跃开，转剑横扫，两剑相擦，火光闪动，响音刺耳。二人翻身站稳后，又是持剑相刺，那青衣人又是直刺马和胸膛，而马和之剑却是指向青衣人剑身，青衣人见马和剑尖来势，面露惊惧，又见马和剑尖开叉，不假思索，忙抽剑撤身，躬身一腿旋踢，踢向马和手腕。

马和见此，也是调转剑头，但不及出另一招，二人已然近身，剑法难以施展，被那青衣人一脚踢中臂膀，马和出手一掌，将那青衣人推开。

二人翻身后撤，刚才一回合，二人均中了一招，不过都是受得变招，谁也

没伤着谁。

马和见这青衣人功夫不凡，朗声说道：“我不想与你纠缠，燕王命我擒那刺客，有军令在身，你休要再阻挠。”

青衣人应道：“我见你与那人都身手不凡，自然都是习武之人，自然讲究侠义，阁下为何想胜之不武，成了一个不义之辈。”

马和听完诧异，道：“你有话直说，休要拐弯抹角。”

青衣人说道：“我观那人招式，分明是使棍之人，他持刀与你相斗，你便是赢了，又有什么荣光。”

马和听此，回忆一番，刚才那刺客手法，确实是像使棍的架势。

马和道：“那又如何，燕王命我生擒此人，我只管奉命行事。”

青衣人道：“不久燕王江山初定，天下已历四载战乱，如今中原帮派林立，武林祸乱，燕王如不能威服武林，怎能坐得稳这皇位。”

马和道：“那刺客敢孤身去行刺燕王，罪孽至极，按你说的，如让此人逃窜，燕王颜面何存，又如何威服武林。”

青衣人道：“那人既敢孤身行刺，视死如归，当以英雄论，如此英雄，不管他效命于谁，都会受江湖敬重，燕王不敬英雄，怎能让江湖人士服气。”

马和越听越急，越听越怒，右脚暗暗踩紧地面，右手握紧剑柄，几欲出招了结了这青衣人。

马和道：“休得巧舌相辩，自诩大义，你若再不离去，休怪我长剑无情！”马和话音未落，便听青衣人身后传来一清脆喊声。

“一笑。”

第二回 双子剑弓合

镇江城外，北固山上，此时雷雨初晴，又值卯时，天色渐亮。

马和乃是燕王贴身亲卫，但昨晚却没在燕王身边，而是行监军职，监理镇江降卒编制，忽听得镇江府衙喧嚣，恐燕王有难，忙带侍卫向府衙跑去，及至府衙大门，便遇见燕王传令官，方知有刺客，从沐昕翻墙之处寻去，马和一路追逐，看见地上墙上每隔一段都有剑的刮痕，原来是那沐昕一路所留印记，及至城外北固山下，马和方知自己的侍卫都没跟上，便自己一人循那刺客脚踩的泥印追上山去，马和身法矫捷，不时便赶上了那刺客，几个回合便几欲将其拿下，不料那刺客从小山崖下跃入水中，突兀又出来一个身手不凡的青衣男子，阻拦马和，马和又斗不过那青衣之人。

马和与青衣人对峙之际，青衣人身后林木之中冒出几人，一女子当先，几个男子随后。

那女子喊道：“一笑。”

一笑听见这喊声，眉脚颦蹙。

马和道：“你是花一笑？”

花一笑回道：“我不是。”

马和道：“素闻苏州花一笑声名，我与你无冤无仇，今日为何阻我行事？”

那女子走上前来，并在花一笑身边，说道：“花帮主，你半夜不睡，又喊了我们一声，害得我们追你来这儿，到底何事，眼前这头顶官帽之人又是谁。”

花一笑道：“我真悔了叫上你们。”

马和道：“花一笑，你再多管闲事，放走了这刺客，等燕王破了京师，遣人拿你，看你如何应付。”

花一笑道：“今日我既救那英雄，便帮到底，岂能顾虑。”花一笑虽口中如此说道，心中却是微微惊怕，适才他在山中甘露寺酣睡之际，忽听得山林风雨之中脚步疾行声，便欲一探究竟，寻到之后，见二人兵刃相斗，上前观望，但见一人持刀，一人持剑，持刀之人竟使棍法舞刀，持剑之人又是招式凶猛，眼见持刀之人跃下山崖，救人之心突起，便上前阻拦。

马和听此，说道：“既然如此，休怪我剑下无情了。”马和言毕，剑尖一抖，直刺那花一笑身边女子，那女子见此，忙欲抬剑格挡，可马和出剑极快，哪里是她能及，花一笑见此，急出剑挥向那女子身前，眼见马和剑尖将至，花一笑剑速不及，心中甚是惊愕。

马和剑尖直刺，眼见要刺中那女子，剑尖却又凌空一转，削向花一笑脖颈，一笑大惊，忙仰头弯腰，马和剑身从花一笑鼻尖擦过，这剑尖开叉，直接削去花一笑甩起的一段发丝。花一笑一手忙抽回单剑，空手一侧肘击马和手臂，只见马和足下用力，一个翻身翻到花一笑身后，持剑横勒，用剑身从花一笑身后将其脖颈勒住。

马和道：“丢了你手里的剑。”马和话音未落，只见那女子所带的几人皆出剑刺向马和，马和便一掌击向花一笑后脖颈，一笑应掌吐血，马和又持剑后挥，一招下来，那几人手中剑尽断。

花一笑应掌前扑倒地，那女子见此也是挺剑直刺马和，马和脚下不动，递出长剑，剑尖开叉处击向那女子剑身，马和手腕一抖，那女子剑身便断，马和又是翻转剑身，朝那女子左肩膀一拍，只见那女子被这一拍，立时向右跌去。

此刻已有缕缕晨光穿射林间，微风吹拂。

马和说道：“刺客已遁逃多时，难以追赶，我便先拿你回见燕王，再去搜捕。”马和言语间突觉身后“嗖”声起，忙回头望去，只见一箭疾射而来，来不及躲闪，忙横剑挡去，不料那箭在剑身上一擦，正中马和右上臂，马和还没来得及看向箭之来处，眼前又是一箭射来，马和急忙将剑递于左手，挥剑削去，这一挡马和已然凝神，将那射来的箭击开了。

马和定睛瞧去，只见一人手持弓箭，立于百步开外。

此刻花一笑已然仗剑起身，刚才受了一掌，气息紊乱，嘴角带血，对马和说道：“这是我胞兄花一幕，功夫远胜我十倍。”

马和听此，心下迟疑，暗暗想道：“我右臂已伤，这几个人虽奈何不了我，但我在这山林之中，几遇变故，此地不宜久留，应当尽快脱身。”马和也不言语，折断臂上箭，快步穿入林中，下山离去。

花一笑见马和离去，俯身去扶那女子。花一幕快步跑来，说道：“那人是谁？”花一幕又见一笑嘴角泛血面色苍白，几个友人都持着断剑，心中惊异。

“我去追他。”花一幕说道。

“别。”那女子说道，说着伸左手欲拉住花一幕，却不自觉“哎哟”一声。

“晴？”花一幕看向那女子，只见她牙咬嘴唇，右手扶左肩。花一笑上前撸起她袖子，伸手按住她左肩，那女子又是“啊”一声，花一笑道：“一晴左肩骨微裂，我们速回寺中，刚才那人武功了得，你不是他的对手，不要追赶了。”说着伸手往一晴左肩巨骨穴旁硬点了两指，暂止了痛感。

花一幕听此，眉毛紧皱。

此时一晴所带持断剑人中，一人说道：“花帮主，那人自称燕王亲卫，燕王军就在这镇江，若差人来搜，如何是好，甘露寺我们不能待了。”

花一笑听此，顿了一会儿，道：“速速随我离去。”

花一笑等人暂且不提，且说马和回到城中面见燕王，将自己拿人受阻之事